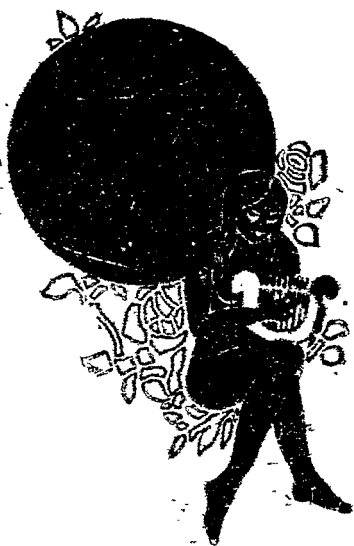


愛戀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

作了一天半的勤勞工，忽然閒下來；常常想翻本書來讀。——這時以爲讀的，是說話一類的書，談諧之情調，雅適之趣味！

在赴情人約的自慰中，在心上點尚未到，有等點尚未到，未免有些心急，常常想翻本書來讀。——這時以爲談諧的，是歷史一類的書，佔他人之故事，談自己的理想！

在風清月白之夜，下急驟雨，臥中三三兩兩翻開此本書來讀。——這時以爲讀的，是那書中的人與事的趣味與刺激的小說，談情之手段，談情至之狀態！

在幽閒清靜之夜，在無聊之下，或是在病中，在常想翻開此書來讀。——這時以爲談諧的，是歷史一類的書，佔他人之故事，談自己的理想！

在受了大刺激之後，心中鬱悶之至，常常想翻開此書來讀。——這時以爲談諧的

是思想或詩文等的自由，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朋友們！現在你們定必以為等的這地中，也還那一類的話。我們所講的這話，就是，就等於這話，這話之下，專為你們而說的；正是你們是取就了！

而且，人心中不那一種，都注重在「出世」二字，決不教人想到「世間」，本是小為又玲瓏，而眼目，心中，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

現在，且把全書的著者姓名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初笑	一冊	徐國棟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棟著
湖山吟	一冊	張建劍著	武母娘借本	一冊	徐卓果著
醉後嘆動樂	一冊	徐卓果著	良人	一冊	陳麗著
湖山吟	一冊	陳麗著	良人	一冊	王天恨著
衡寧博士	一冊	趙高狂著	四角戀愛	一冊	趙高狂著

一八，六，一。若狂於上海

目次

四角戀愛·····	一至一〇
得馬·····	一至二四
佳偶·····	一至二一
心理與時代·····	一至八
再會·····	一至二六



四角戀愛

「橐！」地一聲響，一張照片，忽從匡的衣袋內掉落了下來。

好事的匡，恰恰在旁邊瞥見，當然認爲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連忙俯下身去搶拾。

但是，匡究竟快了一手，依舊給他拾在手中了。反向著匡哈哈地笑，「好個鬼精靈！你竟想拾取我的東西麼？然而你終於失敗了！」

「誰說我是失敗？什麼寶貴的照片，如此地鄭重其事？我倒定要瞧瞧牠」

瞧！」F一個虎跳早到了K的身旁，又伸手想去搶取。

「你竟想武力解決麼？但我也不是一个弱者，決不會教你遂意的！我看，你還是變換方針罷！」K又是一陣大笑。

「好，你教我變換方針，我就變換方針！如今，我且向你情商著，讓我
把這照片瞧一瞧，好不好？」F頓時換了一派嘻皮笑臉的神氣。

「這句話太簡單了！依我說，我們須得有上一個交換條件！」K正色地說。

「交換條件？」F略略有些疑詫。

「你不是有個愛人在S埠，常常地有書信往來麼？如今，就把陳述出這一件情史始末的情形，作為瞧看這張照片的一種代價。這是再公平沒有的

「K 很明白地把意見提出。」

「這不興！我決計不上你的當！倘然這張照片上的人物祇是一個老太婆，我不是太不合算麼？」F 搖着頭。

「那，作罷也好，我併不是定要把這張照片送給你瞧的！……不過，我還有一句話：我敢以寶貴的名譽爲保證，我決計不作這種欺騙人的事情！」K 說後，就要向寄宿舍外走了去。

於是，F 又一把將他拉住，笑吟吟地說道：

「不要走！我接受你的條件就是了！」

「K，你且聽着：她是 M 女校的一個學生，姓名恕不宣布了。」

「我和她的結合，是很簡單而也是很奇異的：

「有一天，我偶然走到一個朋友家中去，他們恰恰要組織一個牌局而缺少上一個人，我去，是再好沒有的了！而在這牌局之中，却有上一個她！」「我和她雖是初次見面，然在打牌的時候，彼此竟是談得非常地投機；這大概還是因了她態度大方的緣故。所以，等到八圈牌打完以後，我們竟相熟得同多年的老朋友一般了！」

「這天恰恰是我大贏。我便做上一個東道王，邀了牌局中幾個人同上酒樓去，她當然也是一起去的。」

「她雖然不大會吃酒；然因却不過我的情面，也連連引滿幾杯，竟致醺然了。在這小醉之中，她向我說了許少非泛泛初交者所應說的話，因此，我們的交誼更突然地增進起來！」

「從此，我們便時常在一塊兒玩；不特我們是在這般想，連得旁人都是一致地說，我們是一對情人了！」

「K，我的報告已盡於此。你如今該拿那照片給我瞧了！」

K笑嘻嘻地把頭點點，表示可以照辦的意思。但剛剛要把照片遞給D，却從寄宿舍外走進了一個頑皮的D。

「你們兩個人在這裏鬼鬼祟祟地幹些什麼？今天可被我撞著了！」他見他們那種驚皇的神氣，就大聲地嚷說。

「你不要瞎嚼蛆！我們不過在瞧一張照片罷了！」K恐怕他再胡說亂道，祇好據實相告。

「D，你也要瞧這張照片麼？但有一個交換條件。這是有我的先例可援

的！」E更率性把詳細情形告訴他了。

D聽了，一點也不思索，就張開大口笑道：

「好，我贊成這種辦法！我接受這個條件！其實，講述自己得意的情史，實是一樁有趣味的事情；祇苦我以前得不到這們一個機會罷了！」

「我的情人，也是S埠一隻教會女學堂中的一個女學生，姓名且暫不宣布。

「那時，我也在S埠教會學堂中讀書，和她所肄業的那所女學校，恰恰是比鄰，并且同屬一個教堂所經辦的。

「在每個星期日做禮拜、唱聖詩的時候，我和她總得會見一次；當時也不知互通了多少次的目電，雖則交談是有所不許的！

「後來，我又寫了一封情書，偷偷地擲給了她。不久，居然得到她的一封回信，對於我竟是十分稱許！」

「我們再進一步的交誼便是：在一個放假的期中，我們小小地運上一些智謀，居然達到同游的目的了！」

「K，現在我已把我的情史述完，你該把那張照片公開了。」

等得「K」把這張照片放在桌上，他們二人祇向牠瞧得一眼，「F」就很憤怒地叫起來說：

「K，你太會開玩笑了！這是我那愛人「H」的照片！你從何處拿得來的！」
「D」也很憤怒地叫着道：

「K，你太會開玩笑了！這是我那愛人「H」的照片！你從何處拿得來的！」

「這明明是我的愛人王的照片！她在一個跳舞會中認識了我，而把這張照片送給我的。怎麼又說是你們的王？這個開玩笑的責任，究竟不知應由誰擔負？我倒要請問你們！」王也被他們弄得莫名其妙，着實有些憤怒起來了。

良久良久，他們方知道在這事件中，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並沒有誰向誰開過玩笑！不過，三個人同愛上了一個女性，已成了「四角戀愛」的局勢，却是一樁很顯明的事實！

然而，他們都知道這種「四角戀愛」的局面，決計不可使牠長久存在的，須得趕快有個解決的方法纔好！所謂解決的方法，就是：最好由王明明

白白地宣布一聲：她究竟是愛上誰的？那她就歸誰所有！其餘不幸遭了失敗的二個人，自甘退讓便了！

於是，經了會議的結果，由K具名，打一個電報到S埠去，邀H來到當地一個旅館中相會，以便解決這件事。

H果然翩翩地如約而來了。比見F、D二人也同在一起，不免有些變色；但不久即揚揚如常了。

「H，你在我們三個人中，究竟最愛的是誰？我們恭候你一言以爲決！務請你明白宣示！」K好似充着三人中的總代表，就這們地向H問着。

「我對於你們三個人，愛得很是平等，並沒有什麼最愛、次愛！」H祇笑嘻嘻地回答。

「但這中間總略略有些高下！」

丑，你要知道：這並不是兒戲的事！

一個女性同時愛上了三個人，實在是不可能的！」三人又一齊這們說。

「那你們未免誤會了！我不但祇愛上你們三個人；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受到我的愛意的。因為我是最最主張「博愛主義」的一個人啊！」丑說這話時，更是笑容可掬。

於是，這三個被玩弄的男子，都弄得啞口無言了！都祇好瞠目相對了！但，丑一點也不理會到這些，祇淡淡地說道：

「那麼，再會罷！我在四句鐘至五句鐘的時候，還有上二個約會；我不得不立刻回S埠去呢！」

等得這三個人如夢方覺時，丑已去得遠遠的了！

得馬

素來被人家稱爲「快樂人」「寫意朋友」的秦治凡，在現在想到了以前所享受到種種清閒的幸福，已好像相隔了一個世紀；雖則在時間上還是距離得很近很近。

然而，這也怪不得別人家，完全要怪他自己地不好：自己的臉爲什麼會這般地軟？自己的意志爲什麼會這般地薄弱？又爲什麼抑不住貪念，要去接受這一張小小的券？：咳！自從這一張小小的券一到了他的衣袋中，

便好似和「晦氣星」訂立了一個合同，立刻把從前所有的幸福一筆勾銷去了！

他在從前，是何等有幸福的一個人啊！

他生出來，就是小康之家的一個子弟。家中有田有地，每年八口的衣食是一點不須憂慮的！他又在自己附有股本的一家錢莊上，擔任了一個副經理的名目。其實，件件事情，都有經理去做；他一些也不必操勞，祇是吃飯，拿錢罷了！而每到年終結起賬來，一份絕豐厚的花紅，却又是少不了他的！

所以，日間他在莊上，祇是抽抽香烟，看看閒書；再不然，高起興來，就和人家談談閒天。吃人家飯的，能做到他這種樣子，也總算自由極了！

一到晚飯吃過，照例的休息時間到了。當然要去尋一些娛樂：一榻烏烟，雖不是他所喜歡的，而入圈麻雀，却已成了例行公事。於是早又一輛包車，到了幾個同幫知友所組織的小總會中了。

所好的，他每晚所叉的，祇是清二四麻雀，輸贏一點也不大；在他自己看來，完全是爲娛樂起見，不論輸贏，都是無關出入，實在談不上一個賭字的！

因此，一般莊上同事，以及和他相識的人們，不論在當面或背地，對於他都艷羨的了不得，總是這般地在說，「做人能做到治凡這般，也總算寫意到了極頂，舒服到了極頂了！」而「快樂人」、「寫意朋友」這許多雅號，也是他們所擬定而公上於他的。

不料，有一晚他在小總會中正把例行公事的八圈麻雀叉完，臨時無端又發生了一件事，竟把天大的晦氣帶了來給他，使他從此再也不能擔受「快樂人」、「寫意朋友」等等雅號了！——他想起了這件事，真是憤恨到了極點。而在這個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却是一個兜賣跑馬香賓票的掮客，老馬。

「下星期就要大跑馬了。請你們諸位照顧我一下生意，各人買上一張香賓票罷。」老馬拿了一大疊的香賓票，笑嘻嘻地走到他們的桌子邊。跟着，又把票子放在桌上，把一個個號頭翻給他們瞧看，「喏，喏，喏！我帶來的這些票子，號頭都是很好的。說不定頭彩就在這裏面！那時候，二十二萬四千塊白花花的洋錢一到手，不是馬上就成了一個大富翁麼？讓我老

「馬也可靠上一點福，沾上一些光！」

「不買，不買！這次的香賓票，相識的朋友們，左也掙給我一張，右也掙給我一張；實在買得太多了！要中便中，不中也罷！不願意再多買一張了！」和他一起賭錢的小胖子陳三，把頭連連搖着，首先表示拒絕。

「真的！我也買得有些討厭起來！每年春秋二季，那一季不是票子買了一大疊？但又何曾中過一個錢的彩來！過後細細地一想，這些錢真是化得冤枉！」小鬍子周五也跟着說。

「我是素來不相信彩票這一類的東西的！任人們怎樣地狂熱；我祇是冷眼旁觀，沒有化過一個錢！」老馬，對不住！現在當然也沒有我的份！祇好讓你在背後罵我一聲：「不是買王了！」他笑嘻嘻地向着老馬，自以

爲末一句話說得很有風趣。

不料，這一句不關緊要的話，被一心想發財的朱小麻子聽了去，竟認爲是一件絕可注意的事情。忙向他問道：

「治凡，你真的從來沒有買過香賓票麼？但是我不相信！難道歷年來竟沒有人強掙給你？」

「縱有人強掙給我，我硬不買牠，人家也就沒法可想了！而且，化錢買香賓票，並不是什麼不名譽的事件；而拒絕不買，也不見得就是人格高尚，我又何必欺騙你們？：實不相瞞：我不但沒有買過香賓票，便是彩票最盛行的時候，我也沒有在這上面化過一個小錢！」他帶着笑回答，似乎很是得意。

「那麼，我今天定要強迫你和我合買一張！因爲，我常常聽人說起：越是素來沒有買過彩票的人，一旦出手買起來，越是會中大彩！現在，我想靠靠你的福氣，把這香賓票中上一回！：哈！治凡！這是發財的大事！你不要在使你自己失去機會之外，還要連累我失去一種好機會啊！」朱小麻子更當作一回事的，竭力地在慫恿他了。

「這完全是一種迷信的說話！那有這們一回事！：你要買，儘管請便。我是立定王意不買的！」他搖着頭，依舊表示拒絕。

「這倒不是這樣講！

哈！治凡！這是「逢場作戲」的事情，你又何

必如此地固執！：倘然你高興買的話，我們四個人合買上一張，好不好？讓大家可以利益均沾！不過，這張票子是要靠仗你的福運的；你須得沾

據全票一半的份頭！」發財，究竟是人人所希望的，所以，連小胖子陳三、小鬍子周五，也拋棄了先前的王張，硬欲加入一脚，一吹一打地這們在勸說。

「好，秦先生！你就答允了罷！讓我老馬也不致白拉上一番生意經，這都是叨你的光的！」以銷票爲前提的捐客老馬，見生意經快要成功，又加上一枝生力軍。

他再要拒却時，朱小麻子早已把票錢付清。又笑嘻嘻地向他說，「剛纔在牌桌上，我不是有一個零數沒有給你麼？現在你也不必拿出買票的錢來，算是兩下抵銷了罷！」

同時，小胖子陳三，又從老馬的手中取過一大疊的香賓票，笑嘻嘻地向

他說道：

「你是「原生貨」，我們都是要靠你的福運的。就請你揀上一個號頭罷！」

他沒法可想，祇好很隨意地揀了一張票子。號數是四零六六六。

和他同買這張香賓票的幾位仁兄，都是想發財迷了心竅的人；當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都在這香賓票的身上。獨有他，雖是大家硬把這張票交給他，托他保管着；但是一夜過後，早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到了「跑香賓」的那一天，一般買有香賓票想發大財的人們，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都爲之不安，又好像望榜的士子，祇希望捷報傳來，高中頭名！他却依舊和往日一般：抽抽香烟，看看閒書，談談閒天，一點不把

這件事放在心上。

誰知，到得下午五句鐘的時候，朱小麻子忽然打了一個電話來給他，說是：香賓賽已經跑過。他們合買的四零六六六那張票子，已經中了頭彩了！朱小麻子准在六句鐘以前到小總會中去，請他也趕快過去，好商量一切領彩的手續。

他對於這件事，觀念雖是很淡，但驟然聽到已是中了頭彩，這顆心也不由自主地跳了起來！忽又轉念一想，天下決沒有這般湊巧的事情：剛剛買得一張香賓票，就會中上頭彩的！一定是小麻子在那裏搗鬼，要和我尋上一下開心！我倒不要上了他的當！正要把這番話揭破他時，不料那邊的電話已是搖斷了。

他祇好將信將疑地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前。可是，作怪得很，這顆心再也甯靜不來：一會兒覺得朱小麻子這個消息是真的！一會兒又把頭搖搖，決定小麻子是在搗鬼！要想像以前這般地香烟抽抽，閒書看看，再也做不到了！

在本莊的經理從賽馬場回來的時候，帶來了一張抄寫下來的號單。上面頭彩的號碼，果然是四零六六六。這方把朱小麻子傳來的這個消息證實了！

於是，他的心中更紛亂得不知所云，態度也大變而特變，不像以前這般地甯靜、安詳，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後來，據人家說起：當時祇見他突然地奔回桌子邊，攫取了一頂帽子，覆在頭上；即飛也似地奔出了錢莊的

大門。不知這他的事情的人，還疑心他是神經病發作呢！

等得到了小總會中，四個股東老闆見了面，好似聚了四個瘋子在一起；狂笑大作，狂態百出。

這二十二萬四千塊錢，究竟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數目！任是一個素來天君泰然，終夜酣睡無擾的他，這一晚聽得了香賓票中了頭彩，從小總會回來之後，也一變其常例：竟是轉輾反側，不能成眠！

一會兒想到：在這二十二萬四千塊錢中，自己應分得一半！那麼，這一半的錢究竟應該怎樣地處置，方是正當辦法？再一會兒想到：一向自己地甘於恬靜，甘於退後，並不是本性喜歡如此，也不是爲才力所限，實在是經濟上的力量及不上人家！人家的財力比較來得雄厚，自然要當經理，自

然要大權獨攬！自己是當上一個虛名徒擁的副經理，還是僥倖之至！那裏敢不退後一步！如今，既得了這筆巨款，祇要再聯絡幾個同志，就不難獨創一個局面！怕不能轟轟烈烈地做上一番事業麼？

第二天剛從床上起身，其餘的三個股東老板，早已等候在他的會客室中。這是昨天所預先約定的。這一日錢莊上當然是告了假不去了。

「簽字的事情，你已接洽好了沒有？」他一會見了他們，就很關心地向朱小麻子問着。

「我已向我們行中的大班接洽好：他替我們在票上簽上一個字；我們送他三萬塊錢，作為簽字手續費。」小麻子祇輕描淡寫地回答。

這時的他，已非往時的他，算盤精明得多了！一聽說簽字費要三萬塊錢

，就知道自己的名下要派到一萬五千塊！不覺又肉痛又着急地說道：

「怎樣說？他竟要我們送給他三萬塊錢麼？我們祇要他簽上一個字

；這真是一舉手之勞！他竟索到如此的代價，未免有點竹槓性質罷！」

「這也是沒法的事！你總當知道：這種香賓票，按照他們的章程說：祇有跑馬總會的會員可以購買；會外人是在禁止之列的！如今這張票子，如果沒有他們的會員簽上一個字，就同廢票一樣，沒有方法可去領彩呢！」小麻子好像怕他不明白這項章程，又向他這們解釋着。

「這個我當然知道！不過跑馬總會的會員也多得很，并不止有他一個人！我們難道不能去請教別人麼？」

「哼！請教別人！……你難道不曾聽聞得「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

也要吃人！」這兩句俗語麼？這本是一樁好差使，不請教到他則已，一請教到他，任何人都要向你斫上一下斧頭的！」小麻子冷笑着，顯然露出高興的樣子。

「但是，這個數目，我是無論如何不能答允他的！」他的態度也較前更為強硬。

「不答允，也要你答允！因為我已允許過他了！這是公共的事情，我自己也有一份在內；膀子決不會向外彎的！難道你還疑心我在這中間打了後手不成？」小麻子洶洶地說，似乎憤怒到了極頂了。

他們二人既鬧到了這個地步，默在一旁的小胖子陳三和著小鬍子周五，這時候爲着免傷和氣起見，爲着維持大局起見，再他不能不出來說句話了。

。忙向他們二人勸說道：

「這是我們全體的事情。大家儘可從長計議，不必如此鬧意見！……省一個錢，好一個錢！這是最正當的辦法！老秦的主意當然是不錯的！不過，能彀早一點把手續了清，馬上領了彩銀來，也是我們所希望的！所以，小麻子的主張，也不能說他怎樣地不對！……哈！老秦！你看穿一些罷！譬如：我們三個人當時不強迫你買這張票子；你自己是決計不會買的！不是一個錢都不能到手麼？」

他祇把頭連連搖着，似乎說：你們三個人是連擋麻子；我一張口是說你們不過的！

正在這個時候，捐客老馬又笑嘻嘻地走進來了。見了他們四個人，連說

：恭喜，恭喜！我老馬靠着你們四位的洪福，也可沾得一些光，一世不愁衣食了！

「我明白你的來意了！這個你不用愁，我們當然要分潤一點給你的！」小鬍子周五首先向他安慰。

「那麼，你們已商量過沒有？究竟分給我多少？」老馬好像一刻不肯放鬆似的，又涎着臉問。

「這不過是一種歡樂的銅錢，少則數百，多則一二千，也就完了事了！誰還當牠是一件事去商量？」小胖子陳三回答他。

「陳先生！你這句是真話？還是玩話？我老馬做了一世的捐客，方遇到了這麼一個好機會！正想大大地到手一筆錢，後半世的衣食方不致沒有着

落！怎麼說，至多給我一二千塊錢就算完了事？這是萬萬不行的！老實說，依我的意思，很想你們分這麼三萬塊錢給我呢！」老馬露著着急的樣子，跟着又把肩兒聳聳，笑上幾笑。

又是一個「三萬塊」！這正如電一般地快，傳入他的耳鼓中了！本來在氣惱中的他，這一來，好像火上添油，更如氣惱到了二十四分！不禁暗自在想：左一個三萬塊，右一個三萬塊，這一筆錢不是要被他們剝削完了麼！這班人也太會敲竹槓，把人家當作傻哥兒了！

「怎麼說？你也要三萬塊？這太笑話了！老實說罷：倘若高興的，就送給你千把塊錢。不高興，便是一個錢不送給你，你也是沒法可想的！這本是一種例外的歡喜錢啊！」他立刻把臉兒一板。

老馬見了他這種板臉孔的神氣，又聽了他這種不客氣的說話，心上也着實地不開味！便也板着臉兒，說道：

「秦先生！你不要如此！你不過運氣好了一些，居然給你中了這張香賓票；由得你向我裝起臉來！但一半也是他們三位造成你的；倘然不是他們三位強迫着你買，你現在不是也同我老馬一樣麼？」咳！秦先生！銅錢銀子還是看輕一些罷！倘然真地不答允我的話，我也有別的方法，使得大家兩敗俱傷的！你也不要太不把我瞧在眼中了！」

這真好似一桶油，澆在他的怒火之上，馬上蓬蓬勃勃地要燃燒起來了。

「好！你有什麼方法？儘管使出來罷！我倒要瞧瞧看！」他立刻暴跳如雷地說。

落！怎麼說，至多給我一二千塊錢就算完了事？這是萬萬不行的！老實說，依我的意思，很想你們分這麼三萬塊錢給我呢！」老馬露著着急的樣子，跟着又把肩兒聳聳，笑上幾笑。

又是一個「三萬塊」！這正如電一般地快，傳入他的耳鼓中了！本來在氣惱中的他，這一來，好像火上添油，更如氣惱到了二十四分！不禁暗自在想：左一個三萬塊，右一個三萬塊，這一筆錢不是要被他們剝削完了麼！這班人也太會敲竹槓，把人家當作傻哥兒了！

「怎麼說？你也要三萬塊？這太笑話了！老實說罷：倘若高興的，就送給你千把塊錢。不高興，便是一個錢不送給你，你也是沒法可想的！這本是一種例外的歡喜錢啊！」他立刻把臉兒一板。

老馬見了他這種板臉孔的神氣，又聽了他這種不客氣的說話，心上也着實地不開味！便也板着臉兒，說道：

「秦先生！你不要如此！你不過運氣好了一些，居然給你中了這張香寶票；由得你向我裝起臉來！但一半也是他們三位造成你的；倘然不是他們三位強迫着你買，你現在不是也同我老馬一樣麼？咳！秦先生！銅錢銀子還是看輕一些罷！倘然真地不答允我的話，我也有別的方法，使得大家兩敗俱傷的！你也不要太不把我瞧在眼中了！」

這真好似一桶油，澆在他的怒火之上，馬上蓬蓬勃勃地要燃燒起來了。

「好！你有什麼方法？儘管使出來罷！我倒要瞧瞧看！」他立刻暴跳如雷地說。

「我當然要教你瞧的！不過你瞧了，能穀不害怕，能穀不轉向我老馬來求和那就好了！」老馬祇是冷笑。

「放屁！胡說！誰會瞧了害怕？誰會向你講和？」他氣得渾身發抖，恰瞥見一隻茶杯在他身旁的桌上，即隨手取了來，向着老馬夾頭夾腦地擲了去！

說也奇怪：他祇隨手地一擲；不料，竟會把這隻茶杯不偏不倚地打中在老馬的額上！立時血流如注，仆倒在地上！

這一來，不但是把他驚得怒氣全消，連這三個股東老板，也大大地着急，生怕鬧出人命案子來！

總算還好，當他們俯下身子去瞧時，尙聽得老馬低低的哼聲，大概傷勢

還不致致命罷？便幾個人把老馬扶掖而起，連忙一輛汽車送到了醫院中。

在這個無聊的下午，忽地又遞來了一封信，更使他添了一重心事！原來是綁票匪寄來的一封信；大致說：此屆香賓票的頭彩，爲他所得；他們已經打聽到了。如今，請他趕快分十萬塊錢給他們，那麼，可以永保平安！否則將於他有大大的不利！何去何從？請他仔細地考慮一下罷！

中彩祇是這們一句話，彩銀一個錢也沒有拿到！但簽字費已起了問題！捐客方面，又因口角起了爭端，幾乎鬧出人命案子！而綁票匪又注意到他，要當作一件生意經做！這真使他又氣又惱又害怕！接連幾日祇是悶坐在家中，連大門都不敢出，也不願出了！

· · · · · ·

秦治凡悶坐在書室中，獨個兒把這些事情，想着想着又想着，覺得：還是貪念未能盡除的緣故！倘然一些貪念也沒有，當時任他們怎樣地強迫着自己，也一定堅持到底，不肯接受這張香賓票的！不是就沒有這些煩惱事了麼？如今，却已是後悔無及了！

在一個僕人的走進室來，遞給了他一封信。照那筆跡看去，和以前遞來的那封恐嚇信，明明是出自一人之手。這不是那綁票匪又欲以此作武器，向他大肆其恫嚇，又是什麼呢？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秦先生大鑒：前函未蒙答覆，深以爲憾！茲特再上一函。倘能履行我等所提之條件，請即於門上白筆書一「福」字。當派人接洽一切。否則，在二十四小時以後，執事亦必已在我等之大本營中，當能與我等直接談判

矣！敬希三思！鵲候福音！

「黑衣客上」

秦治凡讀完了這封信，雖明知這祇是一種虛聲恫嚇！任那綁票匪是怎樣地厲害，自己祇要走出門去，并時時刻刻地留心着，決計不會被他們綁去的！不過，一想到從前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如今，却要步步留心，連大門都不敢出，如同囚犯一般！不禁又懊喪起來！

懊喪到了極處，幾乎欲把這張香賓票拿在手中，撕成粉碎，免得牠再作祟！但是，這張香賓票并非他個人所有，撕碎了，定又要發生大問題！而且，綁票匪不見得會相信，依舊要和他廝纏不休的！這兩件事情在他的腦中一轉，立刻又失却了勇氣，仍舊把這張香賓票珍藏着了！

正在這時，忽有一個電話打了來，在最初還疑心是綁票匪打來的！硬着

頭皮去聽時，方笑自己太疑神疑鬼了！乃是素來常同在一起又麻雀的一個朋友打來的。問他：爲何好幾天不到莊上和總會中去？并約他今晚去作手談。這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他竟呆着了，不知應該如何回答！而且，好似神明向他在暗示着：在今生今世，像這些清閒的幸福，他再也享受不到；像這種輸贏不關事的小麻雀，他再也又不到了！

佳偶

幸運、快樂、青春而美貌的談綠芙，在這一剎那間，暫時也有一些陰影，蒙在她的心頭了！但這並不是因為她自己遭了什麼不幸的事，實是爲了憐憫他人地不得志於她而起的！

照理講：像李玉笙這般的丰度，這般的品行，這般的學問，如和她自己配合起來，也可稱得是一對佳偶，並不能說是怎樣地把她辱沒了！但當他剛纔向她求婚的時候，她雖幾次三番地想把「我答允你了！」這句話輕輕

吐出；終於爲了她的一種自私之心，強力地把牠按住了，沒有說出口來！於是，玉笙現着嗒喪之色，失望而去了！

當時，玉笙的話說得何地可憐，何等地懇切！他甚至於如此地說，「綠芙！這雖是我第一次向你求婚，也就是末一次向你求婚！務請你要可憐我而允許我！因爲你如果不允許我時，那在我覺得一切都完了！舉世既已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東西，我也不願再生存在此世界中了！」

但可憐雖是可憐，懇切雖是懇切，也祇是一種一相情願的話！她總不能不把自己一方的利害熟計一下，而就貿貿然答允下來啊！

真的！關於她自己一方的利害，總得審慎地計算一下的！她在當地

交際場中，是可以戴得桂葉冠，也是人人所崇拜的。不論她走到什麼地方

去，一般人們總像歡迎皇后似地歡迎她！但是，她心中很是明白：這種優越而特殊的待遇，也祇有她守着獨身主義，保持着均勢的局面，方能享受得到。倘然她在這一羣逐鹿中原的少年中，任擇一人而訂立了婚約；那她的一般失望者，非但要嫉妬她，或者還要怨恨她；立刻就要激起絕大的反響，決不會像現在這般地歡迎她了！那，她不是貳子，怎肯拋去了這目前無上的虛榮，而就去和人訂婚呢？何況，她的年齡還很輕很輕，這種婚嫁的問題，正不妨放在一邊，緩緩兒再談？

不過，講到玉笙，總是不幸之至！當他求婚不遂，聽得了她的拒絕的說話，心中不知要怎樣地難過？絕了希望，失了生趣，不必說；弄得不好一點，或者還要激使他走到自殺的一條路上去。這可真有些罪過了！

「談女士！原來你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這裏！我什麼地方沒有找到呀！一個滿臉塗着雪花膏的青年，忽然間走到她的跟前一望，立刻歡呼起來。這一來，打斷了她的思潮。」

「女士！請你快去同我們跳舞！這座跳舞廳中，少了你一個人；立刻寂寞得同在地獄中一般！大家一點興趣也鼓不起來啊！」跟着又走來一個戴著克羅克眼鏡的小胖子，笑嘻嘻地向她說。

於是，她笑微微地從鐵椅上走了起來；剛纔拒絕李玉笙求婚的一件事，好似露珠經日，消歸烏有；一點影痕也不留的了！

在這公園狂舞的第二天，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李玉笙在本日的清晨，突然地離開了當地，不知到那裏去了。這在她當然很知道牠的原因的

；心中不免總有幾分地不安！但是，一等到她被這羣少年包圍着，過着她那種皇后式的生活，環繞着她的四周的，祇是幸運，快樂和青春，并無一點不如意事，早把這種不安之心，拋向大西洋中去了！何況，在她這時的眼光中瞧出來，不但是人類，就是雞、犬、魚、鳥，以及無知識的花、草，也都擁着笑臉迎着她，百端地向她獻媚？

可是，不幸得很！這種尊貴而安樂的皇后式的生活，她竟是不能長久享受的：在這極盛的時代中，她忽然生起病來，而且是一種很危險的天花症！這一來，不但駭破了她的芳心；凡是關心於她的一般少年，也好似天將傾了，地將陷了。世界將至末日了！一個個發起愁來！

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到她所住的醫院中去問病；但是，沒有一個能和

她見得一面的。一則，天花究是一種可怕的病症，容易傳染於人的；還以不見面爲妙！二則，醫生也有禁令：不許病者和外界接近！

總算還好：因了醫院中地醫治合法，看護得宜；這位戴桂葉冠的談女士，居然從危險中逃了出來，恢復了她的健康了！

不過，當她離院的時候，那位醫生很懇切地對她說道：

「我有幾句話要奉告女士：尊恙雖已是全愈了；但是，此後千萬照不得鏡子！一照鏡子，恐怕又要發生非常的危險的！此外，交際場中也不宜多去，多穀絕跡最好；因爲，這於女士的體氣上很有些不相宜啊！」

回得家中，家人及侍婢等，見着她的面，都露着一種駭詫的神氣；雖然在表面上，一個個都拿着欣慰的態度，欣慰的論調向着她。

這倒又使她生疑了：莫非自己的面龐已被天花所損，成了一個大麻子麼？於是，立刻想拿一面鏡子來照照。但是，在她的手邊，竟一片鏡子也找不到。這大概也是受了醫士之教罷！

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說有一個遠客踵門求見。并挾着她的一位至親的一封介紹信，完全是慕名而來的！

「你的體氣還未復元，接見賓客是要勞神的。還是謝絕不見罷！」父母立刻來阻止她。

但是，她那裏肯聽？舊時驕矜之心立刻又起來了！何況，她也知道父母說她體氣尚未復元，不過是一種托詞？便悻悻地說道：

「我在交際場中廝混已久，又不是不見人的！爲什麼要來阻止我呢？而

且，他是從遠道而來，并挾有C叔的一封信；我如果不去見他，這在C叔的臉上，或者也有些不好看罷！」

她把這話說完，便翩翩地走了去，

可是，這位遠客太無禮貌了：見她走入應接室中，并不顯著怎樣注意的神氣，也不向她招呼；祇很粗魯地問，「我所要求見的是談綠芙女士。難道你就是女士本人麼？」

「不錯！我便是談綠芙。」她聽了，氣得發昏，祇好勉強回答。

那遠客這時也不再說什麼，祇哈哈大笑數聲；即拿了帽子，逃也似地出去了。

這，在她真要認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有生以來莫大的侮辱！

同時，電話機又琅琅地響起來，招她前去聆聽；却是拜倒她石榴裙下的一般少年打來的。說明：他們知道她已恢復了健康，特地在公園跳舞廳中開了一個歡迎大會。務必請她前去赴會！

這一來，剛纔受到的那一些些閒氣，早已不知拋向那裏去了！她的心中祇不住地在想：那邊是我的輦地！在那邊的一般青年，也差不多好像是我的子民；無論如何，他們決不肯也決不敢把不客氣的禮貌待我的！我爲了生病，已久不到那邊去；和他們也久不晤面了。這一次舊地重臨，小別重逢，他們更不知要怎樣地歡迎我呢？

她一想到這裏，樂得心花都怒放了一！自然，關於她自己的面龐，究竟會不會被天花所損害？竟是沒有工夫再顧及！

可是，事情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等到她一置身在這歡迎大會中，方知她的理想完全是不對了：在表面上，大家雖還竭力地向她表示歡迎之忱；然在實際上，早已很顯明地露出遠而避之的意思，要像從前這般地把她奉之如神明，已成爲過去的陳蹟；現在，再也見不到的了！

等到開始跳舞的時候，衆人對她的態度，越發顯明到了十分：她雖張開了手，待人家挽着她一同去跳舞；但是這一般青年真是奇怪得很，一個個都向她遠遠避開去，反去挽着別的女郎一齊跳舞起來！如在從前的時候，祇要她把臂兒一張，表示要跳舞了，蜂擁上前要求同舞的，至少在一打的人以上；其他自慚形穢，不敢顯明表示這番意思的，更不知有多少人？

於是，這大衆遠遠避開去的結果：祇好讓她一個人植立在場中，而得不到

一個舞伴！這真是淒涼極了！可憐極了！

「這個女子也太懵懂，太不知道自己了！這是什麼地方？可以不向鏡子中照照自己的面孔，而就貿然地到來麼？無怪大家都要避開了！」一般不解事的旁觀者，竟在旁邊紛紛議論起來。

「不要說他們一般少年人了！就是我，已是一個老頭子了；倘然她向我要求着和她同舞時，我也有些不願意，一定要把她拒絕！」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又接着說。

「你們這一般人也太殘忍了；不去憐憫她，也就罷了！怎麼還要去嘲笑她？你們也不想：她地來到這裏，當然是爲着要跳舞；如今，人人都避開她，使她得不到一個舞伴；這在她的心中，正不知怎樣地難過呢？」這

是另一個老者的說話。說時，把眉峯緊緊蹙着，顯然比別人來得忠厚些。

但，不論是嘲笑她，還是憐憫她的話，祇要一傳到她的耳鼓中，句句好似一柄柄十分鋒利的刺刀，直向她的心坎深處刺去！而且，憐憫她的說話，似乎比嘲笑她的說話還要難受些！

於是，她在這所熱鬧的舞廳中，再也站立不住，發瘋也似地奔出去了。

「麻子麻，四脚爬，」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祇朝着她的臉上望得一眼，就拉開喉嚨這們地唱起來。

她不待這孩子把這支通常嘲笑麻子的俚歌唱下去，一切的一切完全明白了！不覺恍然大悟起來，「怪不得醫生不許我照鏡子！怪不得家中人阻止我和那位遠客見面！怪不得那位遠客大笑而去！怪不得在這跳舞廳中的一

般青年這們地避開我！原來我已變成了一個麻子了！祇恨我自己竟一點也不知道！」

但是，她還沒有到完全絕望的地步，很要瞧上一瞧：自己的這張臉，究竟麻到了若何的程度？倘然原有的丰姿，還有幾分地留存；也就心滿意足的了！因為，這中間也略略有些分別，不見得個個麻子是十分難看的！

於是，她忽然記得：在那邊一間閣子中，不是有一具大着衣鏡懸掛着麼？忙三脚兩步地走了去。

等得到了閣中向鏡子裏一望時，不覺又驚又氣又憤怒，幾乎暈倒在地上！原來，在這鏡子裏映照出來的，是一個醜極醜極的大麻子。在這天然痘盛行的中國，麻子是隨處有得看見；本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像這們粗

粗的、凹凹的大點子，濃圈密點似地布滿了一臉孔，幾乎連五官都分不清楚；實屬罕見的事！這，比之從前，真如換了一個人；還說得到什麼丰姿不丰姿！

從此，她杜門不出，好似和外界完全隔絕了。而因為和外界少接觸的緣故，性情竟漸漸地變得乖張起來！

有一次，她偶然走到後門外去望望。這時對門正停着一副皮匠擔；坐在擔上正在工作的一個皮匠，忽然抬起頭來，向她很輕率地一笑。

這一笑，頓時引起了她的疑心；暗想：他早也不笑，遲也不笑，忽在此時這們地詭笑着，莫非在笑我麼？莫非笑我是個麻子麼？

「別人笑我，還不打緊，還情有可原！你是什麼人？你祇是一個臭皮匠

！你也胆敢笑我麼？倘然我再置之不問，不和你計較一下；將來人家不知還要把我怎樣地欺侮着？」同時她又憤怒起來。

於是，她再也遏不住這股怒氣，再也不能讓牠糊裏糊塗地過去了！立刻，走到那副皮匠擔前，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手來就重重地賞了那皮匠幾下耳光！

皮匠無端受此責打，倒弄得莫名其妙！祇白瞪着一雙眼珠望着她，並沒有別的舉動！

「你爲什麼要笑我？我豈是可供你姍笑的麼？」她倒又厲聲詰問起來。

「我何嘗笑過你！……你這個麻臉女子！真是豈有此理！事情都不曾弄清楚，就要舉手打人麼？」皮匠既明白了所以挨打的原因，也虎也似地跳

了起來，一壁洶洶地說，一壁也要舉手還打。

但她那裏肯讓？何況，他又老實不客氣地罵她麻臉女子，更是觸她之忌？於是，大家幾乎扭作一團了！

幸好，在這時候，她的家中人已聞得爭鬧之聲，連忙出來勸解；又向那皮匠說好說歹地一陣；方始了結這重公案！

事後，據那皮匠告訴人：這真是無妄之災！大概也是流年不利；所以，要無端地挨上這幾下耳光！其實，他的所以在笑，祇是想到了昨天一樁很有趣的事情；何嘗是在笑她？而且，更忠實地說一句：他在沒有挨受耳光以前，實在完全沒有見到她這個人；當然，更說不到面長面短，光子麻子；那裏還會笑她？

這件事情一出，鄰、里、鄉、黨間，都不以她的這種舉動爲然！而且，大家恐怕蹈那皮匠的覆轍，併爲免除無謂的爭端起見，祇要遠遠地一見她走來，就來不及地躲避開去了！結果：她怨恨着人家；人家也怨恨着她！倘然有人還記得她先前在交際場中那種盛況的，定要笑她恰恰演成了兩個比例：前者是正，後者是反比例了！

她這樣很寂寞地離絕人羣過活着，倏忽間已是五個年頭。在有一天的早上，忽又有一位遠客前來拜訪，指名要和她見面。這，在她真如聞空谷足音了！倒又把她年來不喜歡和人見面的心理改變上一下，也不暇問清：來客究竟是什麼人？就奔到會客室中去。

等到晤見之下，更是驚喜交集！因爲，這位來客並不是別個，便是向她

求婚被拒，連年流浪在外面的那個李玉笙。

可是，數年流浪的結果，李玉笙也大大地改變了樣子，沒有先前這般翩翩的丰度：不但是白嫩的面龐，已變爲又黃又黑，顯呈着風塵滿面，憔悴不堪的樣子；便是兩個炯炯有光的眼珠，也已失了明，完全變成了一個盲人！

後來，據他細細地說起，方知他離開了當地是到南洋去的。他的話道：「我自從被你拒婚以後，覺得萬念俱灰，一點生趣都沒有！我再也不願居住在本鄉和本國中，很想到遠一些的地方，像南洋羣島的一帶，去走上一遭，換上一下空氣！」

「但是，我要聲明一句：別人地去到南洋，都是滿心做着黃金的迷夢。

我却一點沒有這種思想，不過想在那邊做個勞工，混上一世，免得再想及前事罷了！

「誰知，南洋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地方。憑我怎樣地不想發財，幾年辛勤下來，也居然積下了幾萬塊錢。」

「在這時候，我的思想忽又一變：很想回到故鄉來，瞧看一下情形，但我併不希望再向你求婚；就是你已嫁了人了，我能聽到一些你嫁後舒適的狀況，也是十分快樂的！」

「那麼，你的雙目怎又會失明了呢？」她聽到了這裏，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忙又這們向他問着。

「唉！你聽我說罷：當我尚未成行，我那到南洋後時常要發的目疾，忽

又增劇起來；雖然請教過了不少位的名醫，依然不能把牠醫治好；終於使我成了一個可憐的盲目者，回到故鄉來了！ 唉！如今還有何話可說？！

倘然我不是一個瞎子的話，說不定還要鼓着勇氣，再向你求婚一次，因為，我聽人說起，你至今尚未字人啊！」他喟嘆着回答。

「這於眼睛盲不盲，又有什麼關係？難道盲瞎了眼睛，就不能向人求婚麼？」她倒笑了起來。

這句話，真使他震動到了極點，身體也不期地抖戰起來。一會兒，又強自支脣着，伸出一支手來，摸索得了她的手，緊緊地交握着；顫着聲音說道：

「如此，我倒又要鼓着勇氣，向你求婚了！不知你也肯答允不肯答允？

但是，未免滑稽極了！」

「我萬萬不能答允你！人家難道沒有對你說起，我已變成了一個大麻子麼？像我這般醜陋的人兒，怎麼能彀配得上你？」她半晌沒有說話，忽又把他的手一捧，啜泣着說。

「麻子，有什麼要緊？我是一點不知道！實對你說：留存而深嵌在我的眼膜中的你，祇是一個當年的你，祇是一個安琪兒也似的你，此生此世，決計不會起變動，遭銷蝕的！」他的態度很是懇切而興奮。

於是，兩個人的頭，在不知不覺中，偎近在一處了！

心理與時代

殘酷的光陰像水一般地流了去，使得一個千嬌百媚的張奶奶，也大大地受到牠的影響，而起了種種的變化：在名稱上，奶奶二字，已是不適用了，換上了太太二字；在實際上，額角上及面頰上，也深深地加添上一條條的皺紋，再也見不到那種花也似地艷，玉也似地潤的丰姿！

但是，她一點也不覺得，依舊按部就班地過着她的日子；雖然在她的心理上，也暗暗隨着年光地遞進，逐漸有上變遷；對於外界人和物的觀念，

不知不覺地已由熱烈而趨於冷酷了！

所有家中一般少年人的行爲，她瞧在眼中，都有點不以爲然！尤其爲她所反對的，是她的那個媳婦；這般地舉止愛自由，裝飾愛時髦，她着實有些瞧不入眼啊！

「臺，臺！」地一陣高跟皮鞋響，使得坐在房中的張太太，知道她那位媳婦又要走出門去了。

果然，在她的房門前，立刻走過一個打扮得十分時髦的人物；身上穿着一件繡有淡紅牡丹的白色旗袍；脚上曳着那雙鏤金高跟皮鞋，一顛一顛地向前走去，宛如蜻蜓點水；全身又灑遍了法國來路貨的香水，走動時香風四溢，幾乎要麻醉了人們的神經。

「這算什麼？常常打扮得這麼花蝴蝶似地走到外邊去，實在不成一件事情！莫不是要去上台唱戲麼？」而且，他媽的，這雙皮鞋如此地高而且削，走起路來，恐怕也不見得十分穩便！這不是學時髦，實在是活受罪！」張太太見了，不免把眉峯深深地打上一個結，暗暗在喟嘆着。

依她的本意：很想把媳婦叫了來，向她數說一頓的！然而，不敢，不敢！她沒有忘記「前車可鑑」四個字！

前兒就因為看不上眼，說了媳婦幾句。却招得媳婦鼓起嘴唇，走了開去之外；還饒上兩個白眼。

「我並沒有做得什麼壞事，不過喜歡穿戴一些，喜歡出外玩玩，這也是少年人應有之事，要她管我則甚？我剛纔不是尙還她一個臉子，早已鬧翻

了！她此後如果再要擺出婆婆的款式：嘮嘮叨叨地說這樣，說那樣；我可真有些不耐煩，定要拋棄了她，合我們那口子組織小家庭去了！」那位媳婦又在背後這們憤憤地向人說，意思當然是：要把這番話間接地傳入她的婆婆的耳中。

因此，張太太如今雖是十分氣憤，也祇好悶在心頭！

那媳婦那裏去理會這些，早已管自走出大門，找尋和她一起游樂的伴侶去。

張太太氣惱了一回，忽然想起：昨天大哥不是走來對我說，要把我舊日所作的詩稿拿去，代爲刪次一番麼？我自從管理這撈什子的家務以來

，早把這吟咏之事拋之腦後；這本詩稿，恐怕還在那口舊書箱中罷？

於是，她就走去開那舊書箱，祇見箱上塵灰寸積，顯然是這口箱子已有好多年不開的了。

等到打開箱來，正在翻檢那詩稿，忽有一本小冊子，囊的一聲落在地上。拾起瞧時，上面題著，「綠窗小記」四個端楷。

原來，這是三十多年前她自己所寫的一本日記。當時日記簿還沒通行，就用一本尋常的文稿簿寫着的。

這一來，她好似他鄉遇了故知，登時起了感舊之想！跟着，又迴想到當她寫這冊日記的時候的種種情形。這正是她嫁到這裏來的第一年啊！

她把這冊日記攤在桌上翻看了一會，覺得上面有幾段文字，很是打入她的心坎的：

「阿母愛余甚，於余之嫁，特雇良工，爲製百蝶衣一襲；仙蝶翩跹，栩栩欲活，余見之樂甚，心花朵朵，亦似與之上下飛舞焉！今日，鳳冠旣卸，乃衣此以朝阿姑；以爲：阿姑見及，必致讚詞。詎，阿姑熟視余衣者頃，愀然露不悅之色！旋，復以此後宜珍惜物力，力求儉樸相詔。揆其意，似爲此衣而發也！嗟夫！阿姑！何太不解事？夫余正當妙年，衣飾卽稍趨華腆，亦人情之常，初不爲過！矧又在此爲新嫁娘時，奈何卽以相責？詎阿姑少時乃不愛此耶？」

★

★

★

★

★

「余，少時多病，阿母存溺愛之心，對於余之雙趺，殊爲放任，不忍加以力纏，致旣長，頗來蓮船盈尺之譏！今旣來歸，見妯娌輩裙下雙鉤，

皆瘦削有致；對之更有慚色！乃陰製時下所流行者——橋梁底之網線鞋御之；而內襯以高底，以掩其短；雖足趺受痛，不顧也！然，阿姑見之，則又眉峯緊蹙，頻頻搖首，似頗不以余此舉爲然！噫！老年人心理何如是之冷酷，而不爲少年人設身處地一想耶？」

★

★

★

★

★

「今日重陽，舊時閨中諸姊妹，約余同往沈家花園登高。余時蟄伏已久，頗爲不耐；得此訊，喜甚！思：一日清游，事亦良得！不則，且將令秋光笑我矣！因欣然往辭阿姑，並告之故。阿姑默然無語，余乃辭出。比興盡歸來，良人語余：阿姑對於余之出游，頗有後言，似謂：中門不踰，古有明訓；閨中少婦，殊不宜出外拋頭露面也！余聆言默然，而竊嘆阿姑之

古拙！」

張太太看完了這幾段，登時入於深思的狀態中；良久良久，方自己把臉上的皺紋摸上一摸；又微微地一笑，一點頭；在這一笑，一點頭之中，表示她自己已是恍然大悟了！

「老年人的心理，本來與少年人不相同的。我從前沒有覺得自己已是老態日臻，怪不得要和他們一般少年人格格不相入了！其實，愛游樂，愛時髦，乃是少年人應有之事，不足爲奇的……至於婆、媳間每每會弄到失和；其最大的一個原因，就在：年齡相差太遠，心理未能趨於一致啊！」她默默地在辨味着這一番話。

十三年作，十八年改作。

再會

也許是多讀了幾本新出版物的緣故，匡君的思想，忽然大變了。本來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他，近來也常常聽見他嚷着「新性道德」的言論。他說：「……照新的性道德，夫婦間祇要有一絲兒意見不合，便應該提出離婚，絕不可因循下去。否則，就是不道德……」

他自己承認是一個恪守道德的君子，而且，的確對於他的妻子，近來發生了種種的不滿意。因此，他雖然深悔當年意志薄弱，胡亂地讓父母包辦

了自己的婚姻，但是，補救的方法，幸喜還沒有絕望，在王君自然很樂觀的。

王君首先發現她不配做他夫人的條件，便是「不美」。——這是他從離家一百里以外的一個城市中，那些時髦女學生身上觀察後得來的經驗。——他覺得，一個女子，不穿高跟的挖花皮鞋，總不能顯現她的嫵娜，不把頭髮蓬鬆地披散着，總不能顯現她的自然；還有，衣服要裁剪得恰合身段，才能隱隱地顯現出曲線來；可是，像這些，他那生長在偏僻的W地的夫人，絕對地沒有夢見過。

他的夫人，也瞧出他近來的心事。她是一個舊式的女子，她不明白甚麼是「性道德」，她祇知道「三從四德」，確是女人應守的古訓。她想：「一

個妻子不會裝飾，取悅自己的丈夫，便是沒有婦容；四德中缺少了一德，怎能算是良妻呢？」

爲了這種思想的督責，匡君的夫人也時時在留心女伴們的裝飾，然而，她一生沒有到過城市，在這荒僻的鄉村中，那裏找得出一個像匡君所歡喜的模型來呢？因此，匡夫人所改來換去，自己以爲新鮮美麗的裝束，還不過城市中十年前通行過的裝束罷了。可憐的匡夫人，希望要取悅於丈夫，已經努力得精疲力盡的了；結果，却祇是博得匡君的一聲憎惡的批評，「村俗！」或是「陳舊！」

匡君對於他的夫人，畢竟覺得是不可造就之材，他毅然決定了他的補救方法，就是：自己趕緊去找一個女學生式的女人，實行戀愛，等到戀愛成

熟的時候，不妨採取斷然處置的方法，將她離了婚完事。

可是，他立刻感着第一步就很困難，因為他既然沒有一個女朋友，親戚中更找不出半個新式的女人；那末，他那理想中未來的戀人，從甚麼地方去着手撈摸呢？

他煩悶到極點了，每天唯一的消遣法，就祇有向鄰近的那家郵政代理處，借幾張隔夜的報紙來亂翻一陣。

有一天，他剛打開一份上海報，突然有幾個挺大的字，跳進了他的眼簾；那粗而黑的特號鉛字，明明是「淑女徵婚」四個字。他霎時如得到寶貝一般的興奮，含着微笑，讀了下去：

今有某學校教員某女士，面容秀麗，品學俱佳；惟年齒稍長，亟欲得

一吉士爲偶。應徵資格如左：

1. 須得有博士學位者。2. 須有二萬元以上之財產。3. 須身體健全：

.....

...

應徵者，可先開明履歷，投函C省A縣郵局第五號信箱；合則另行函覆，約期晤面後，再商訂婚手續。

他發了一會怔，暗想：「管他博士不博士，財產不財產！總之：既然有了這個可以認識女教員的機會——女教員，當然比女學生的程度高——不妨先寫封信去騙她一騙再說；弄得好，祇要兩方面到了情熱的時候，她一定會如醉如癡地戀着我，那裏還管甚裏博士、財產？」

於是，他便隨手丟下了報紙，很用心地寫了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憑空

捏造了許多事實，敘述自己是怎樣地富於資產；怎樣地得到博士學位；怎樣地年青多才；並且還把自己以後的志願，寫得十分高超；如果不知道他的底細的人，誰都要稱贊他一聲，「空前唯一，蓋世無雙的好青年！」

他接連更換了四十八張信箋，總算把這封信完成了；細細地讀了十遍以上，才貼上了郵票，掛號寄了出去。

當然，信是從這個郵局遞到那個郵局，遞來遞去的遞，一時還不能驟然達到A縣的第五號郵箱裏，似乎趁這個空閒的機會，應該補敘這個廣告的來源，和這位登廣告的某女士了。

的確確，凡是認識這位某女士的，都知道她的芳名，是「徐淡如」三個字。

她是某小學的一個助教，她在十年前，也曾當過許多小學的高等科主任，擔任過主要的功課，不過，她現在却是在某小學擔任幼稚園的助教吧了！她有十餘年的教育經驗，而且她的年齡，比全校四個女同事都要大上十歲以上，她是老前輩，她也以老前輩自居；雖然同事們都稱她 Miss 徐，她也仿效着，很平等地稱同事們 Miss 王，Miss 許，Miss 章，Miss 樂。

我們的徐淡如女士，的確確是一位真正的 Miss，誰都承認她是一位真正的處女；不知爲了甚麼，Miss 這個字，加在她的徐字上，總覺得不甚相稱，這大約因爲她的年齡已是三十六了，在普通人的觀念上，似乎不應該還是一位 Miss 吧？她自己也覺得別人不應該稱她 Miss 了，無奈事

實是的確如此，這真激起了她的極猛烈的不可告人的苦悶！

她是十七年前的Y小學的畢業生，畢業之後，因為遭了父喪，便沒有再去升學；這對於她倒沒有甚麼遺憾，她說，「中學和師範的畢業生，也不過當着小學教員，和我還不是一樣，我又何必定要去多讀幾年書呢？」

她沒有兄弟姊妹，可是還有一位剛在去年慶過六十大壽的老母親。她八塊錢一月的薪水，必須完全寄去給她的老母親，作寄居在親戚家的飯食和零用，她自己是無錢可使的了。她雖然有學校供給着膳宿，可是，總不能沒有一些零用，而且，何況她是常常要在寢室裏獨酌一兩杯的呢？這又是一件使她煩惱的事！

她不是一個孤僻的女子，她和常人一般地有着熱烈的情感，她的求偶的

本能，也並不衰弱，祇是不知道爲甚麼，一直到現在，她已經三十六歲了，却還沒有一個愛她的人？

雖然，有的人說：「她的容貌實在太難看了，誰敢去親近她！」但是她自己決不承認沒有人愛她的原因，是爲了自己的容貌不美，她却堅決相信着「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諺語。所以，她斷定講求裝飾，實在是取悅異性的唯一方法。她會問過美麗的 Miss 許，「那種流行的挖花皮鞋，要幾塊錢一雙？」她聽到她的答語是，「大約七八塊，」她流淚了！她又問過愛修飾的 Miss 章，「那種流行的斗篷，要幾塊錢一件？」她聽到她的答語是，「五六十塊，」於是她更傷心了！……一切，凡是一切時髦的裝飾品，她都打聽過價目，祇是使她羨慕着而目悲身世罷了。

她在傷心的時候，沒有甚麼安慰，總要東挪西借地找錢買酒，她沒有別的交際，自然祇得向四位同事中通融了。相處既久，她們也都看透了她心中的隱情，當她借錢買酒時，頑皮的 Miss 王，常要向她取笑着說，「怎麼你又要喝酒了？」她總是裝得很嚴正地回答，「肚子痛，吃糖酒呢！」於是，大家哈哈地笑了起來道，「一個月要吃幾回糖酒？」天真的她們，雖然時常和她取笑着，一二十枚銅子的借貸，却不會拒絕過她。——雖然這種借款，是不會有歸還的時期的。

她想，喝酒，不過圖暫時的一醉罷了，根本的消愁法，非取消 Miss 的稱呼，改爲太太不可！——她很想用一個英文字代替「太太」，祇是還沒有聽人說過是叫什麼？

她不知在幾時聽人說過，上海有甚麼鹽肉莊，賣淫婦便是所謂「鹽肉」，於此，她費了三個月的推闡工夫，終於發明了一種哲理，她說，「不論她賣淫不賣淫，女子是一塊『肉』，總是不錯的；你看，男子對人稱自己的妻子，常稱『內人』，這『內』字裏加上一個『人』字，不是明明是一個『肉』字嗎？而且，肉和菜炒了，便變成菜炒肉；和笋煨了，便成笋煨肉；這不是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古訓吻合嗎？」

她知道笋的價格比菜高，而且，冬笋尤其比甚麼春笋、毛笋要名貴些；她自從發明了她的哲理後，她便決定要將自己變為冬笋煨肉了。但是，她的冬笋呢？她冀待着，冀待着，年齡是一年大一年地到了三十六歲了，然而，她的冬笋却仍舊是音信杳然。

她不能永遠處在這「性的煩悶」中生活，因此，她祇得硬了心腸，挖肉補瘡地借了錢來，在上海報上登了這個廣告。而且，對於那三條資格，更是經過了一番長時間的考慮。

不久，匡君的掛號信已經到了她那裏了。她讀着了那些從未讀過的肉麻的恭維話，尤其使她自大得忘記自己的一切。她想：「誰說我是不美的！現在，不是就有一位擁着兩萬財產的博士，拜倒在我的裙下了嗎？」

她記得老母親和她講過：冬至夜做的夢是很準確的；於是，她急切地盼望那冬至夜快到，她想在這夜做一個夢，以卜一生的吉凶，——對於匡君的來信的取捨。

這時，恰巧已是北風凜烈的時候，她想，「冬至一定快要來臨了！」祇

是，她不知究竟是在何日？她深怕錯過良時，十分地焦急，顧不得旁人的誹笑，祇得去問那老誠的 Miss 樂了。

「Miss 樂，你可知道冬至是在何日？」她裝得很正經地。

「日歷上不是有的載着嗎？——哈哈，世界書局出版的日歷，還可揀好日呢！」頑皮而尖刻的 Miss 王搶着回答。

「明天便是冬至了，Miss 徐——」Miss 樂怕她太難堪了，很和婉地說

。

「那末，今夜便是冬至夜了！」我們的 Miss 徐，兩頰泛起了不易泛起的紅暈，微笑着管自走開了。

這夜，她自然睡得特別地早。

第二天早晨，她也醒得特別早，她想着夜間果然得着一個奇怪的夢，這夢不知究竟是吉是凶？心裏又喜又懼，非常不安，她也不覺得清晨的寒冷，一骨碌坐了起來，披了棉襖，拖着鞋子，急急地跑到 *Miss* 樂房中，她又顧不得她尚在睡夢中，一手將她推醒，便急切地報告她那個奇怪的夢。

「*Miss* 樂，醒醒吧！——我昨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哦，哦，怎麼，你這樣早！——甚麼夢？」*Miss* 樂勉強睜開了眼睛。

「我夢見一架金光燦爛，滿鋪着花和葉的扶梯，我心裏十分愉悅，我便慢慢地走上去，走上去，走得非常地高了，才走到了最高的一級，那知扶梯的盡頭，是一所花園，美麗的，廣大的花園，呵，我實在說不出牠是怎樣地美，怎樣地大呵！」她說到這裏，忽然止住了。

「花園裏可都是美麗的花嗎？」Miss 樂好奇似的問。

「不，不盡是花，還有——奇怪——她又不說下去了。」

「怎麼，請你說下去吧！」

「啫啫，那美麗的花，並不生長在樹枝上，牠們都生長在一株株的冬笋上。——滿園都是一株株的冬笋，上面都開着美麗的花！呵，真美麗呢！」

「這樣一個夢！」Miss 樂不在意地說。

她忸怩着，囁嚅着，而微笑了。

「請你給我解釋一下，這夢是主何吉凶？」她終於很可憐地懇求了。

「哦，我怎會解夢！」Miss 樂很爲難了，祇得勉強敷衍着她，「不過

，見花和光，總是光明快樂的徵兆了！扶梯，便是階級，你從平地走上這金光燦爛，鋪滿花和葉的扶梯，而且走入美麗而廣大的花園，這便是象徵你將由平凡的境遇，升到光明快樂而崇高的地位了。這自然是大吉大利！

——冬筍，是甚麼意思，我可解不出來！」

「謝謝你！」她的兩頰又泛起了一層紅暈，微笑着走了。

她是十分滿意，十分自豪；雖然 *Miss* 樂還未將花園裏滿長着冬筍和冬筍開花的問題解出。這是不要緊，祇有這問題，她自己能很明瞭地找出答案來的。

她決定了，她才堅確地決定了；馬上也回了一封感情熱烈的情書給 *Mr* 君，——雖然，其中有不少欠妥的地方，但是，要原諒她，誰都應該原諒她

，畢竟她做這種寫情書的工作，這還是第一次啊！

由A縣到K所住着的F鄉，交通本來不很便利，所以平常的一件郵件，總要在五天以上，才能達到；她預計着：星期一發信，星期六准定可以送到K的手中。他即使接信以後就動身，仍舊要再過六天才可以到A縣來晤面。這樣，不是太遷延得長久了嗎？而且，到A縣來，難保不會被同事們偵悉，惹她們的羨妬，或許會因此破壞了好事。——呵，博士，一個博士豈容易找得到的？最後，她才集中她的注意力，十二分熱烈而誠摯地這樣寫道：「接到這封信後，請你即刻動身，逕到我們兩方的適中地點S地，我一定在鴛鴦旅館等候你，一定的，你如果不失約，那末，信到三天以後，我們便可以見面了。呵，K博士，我想，你那急切的程度，總也不

下於我罷！」當然，信末具的是她的真姓名。

她寫好了，也要用掛號信，以表示她的慎重。這幾天來，她的胸懷歡樂，借錢買酒的雅事，也有一星期未舉行。

她的第二步工作，便是忙着籌措旅費，整備禮物，千辛萬苦地預備這次S地的旅行。

她知道同事中最有錢的，祇有一個Miss章，她爲了她畢生的幸福起見，便又向Miss章開口了。

「Miss章，我今天接到了一個E鄉的遠親的信，他說，我母親正患着重病。我想回去一趟，你可能借我十塊錢？」她囁嚅着說。

「哦，哦，那好說！——祇是，你母親不是在Z縣嗎？」

「是的，那遠點是在美國留學的，他新得了博士學位，剛在上月歸國，經過我們乙縣，去看過我母親，才知道她病着，所以來通知我的！」

「哦，是這樣的！」聰明的 Mrs 章，知道她的話裏有很多的漏洞，但是她不願去反駁她。橫豎她家裏是有錢的，她看她可憐，便將十塊錢交給她，不再多說了。

錢到了手，她第一件要做的，就是上街去購買物品，買了幾束的毛絨繩，和土耳其綉花線，以及幾尺的白麻紗。

她忙極了，再不像以前那樣的無聊！忙着，忙着，祇是忙着結圍巾，男子所用的圍巾，以及絨襪和手套，她不會做，去請教同事們，懇求她們幫忙。她說，那姓區的遠親，買了許多參送給她母親，她母親無以報答他，

所以叫她做些絨繩東西送他。

她又剪裁藤紗，做了四方手帕，她想在每塊上做上一個「愛」字，但是她又不知英文的愛字是怎樣寫的。這四方手帕，當然也是送給那姓王的，不過，她却不願告訴同事們。現在，因為英文的「愛」字的問題，不得不去請教那英文教員 Miss 許了。

「Love」Miss 許說。

「哦，拉扁！」我們的 Miss 徐用心仿效着。

「哈，怎麼拉扁了！——L, o, v, e, Love」Miss 許笑了。

「哦，孩兒，扁，尾，兮，爛扁！」

「不對，不對！」

「我纏不清，你給我寫吧！」

Miss 許給她寫在紙上，她仿效着寫了半天，一曲曲地總是不像，她有些着惱了，便也顧不得甚麼，索性拿那四方手帕，請 Miss 許給她寫了。但是，她還不能照她所寫的筆跡，用線做上一個「Love」，她又不得不請教 Miss 許了。

於是，她忙着做這樣那樣的目的，已很明顯地宣布了。——精靈似的同事們，自然都能會意。

四位女同事，正好每人給她趕製着一件禮物，我們的 Miss 徐，她自己却空閒着，不，她是並不空閒，她是忙着催取物件，她恨不得她們立刻便給她做好，她暗暗地在埋怨她們的手太不靈便，耽擱她的時間。

幸而兩天之內，她們都已交了卷，她一件件地整理好了，然後在日曆上擇定一個「宜婚姻」的吉日，趁了火車，直向S地出發。

她想：她是已經找着了她的冬笋了！一個博士，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多們尊貴啊！難道不是笋中的冬笋？呵，這還不是冬笋燻肉？呵呵，我將來，自然不必再穿這些破舊的衣服，吃這些粗菜，自然，也不必再來教書，哈，八塊錢一月的薪水，到那時還希罕牠幹嗎？——她想着，她彷彿已走入她所認為美麗的光明的樂園了。

那個遠在六七百里以外的W呢，不必說，也和我們這位徐淡如女士同樣地急切；他本來也想買些化妝品，或是別的飾物，做他們第一次晤面的紀念品，無奈在這偏僻而荒涼的F鄉中，委實買不出較好的物品，他不得不

惘惘地動身了。「好在，到了那繁華的S地，無論甚麼也買得出來的。」他想。

當匡進鴛鴦旅館的那一天，我們的徐女士是早已恭候了大半天了。他開好了房間，放好了行李，急忙趕到帳房裏，在旅客一覽表上，找到了徐女士的房間號數。

他把衣服整了整，故意裝得十分鎮靜，舉起手來，在那房門上輕輕叩了幾下。其實，他的心裏，跳得正利害呢！

「誰呀？請進！」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說。

匡君心花怒放了，以爲他所想像的美人兒，立刻可以呈顯在他的眼前了；他便大着胆，推進門去。

這一霎那，在他們倆的眼中，同時發現了一個對方的真面目。

匡所見到的：是一個半老的女人，面皮上一片的黑斑，稀稀落落地更夾雜着無數的白麻點，在眼角上，突起一塊多角形的大疤，再加上翹嘴唇，赤鼻子，：再加上胖而矮的身材，使她所穿的衣裙，也連帶地失了調和。——他頓時吃了一驚。

徐女士所見到的：是一個呵腰凸背的學究式的男子，馬褂的長，幾乎遮蓋到腹部，褂子的短，幾乎短過了膝踝，一嘴烏牙，兩撇黃鬚。祇要看到他那一步一嗽的神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身體是否健全，祇要聽到他那鄙陋的言詞，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學問是否淵博。——她頓時絕了希望。

「你……你 可是徐女士，徐淡如女士？」他惶恐地說，瞪着眼瞧，

似乎還有些不相信。

「是的！：你．．可是W博士？」她也恐自己認錯了人。

「是的！怎麼女士和廣告上說的有些不同？」W老實不客氣地點明了一句。

「廣告，不同嗎？：請問，你到底在那裏得的博士？」她也逼進了一步。

「我在：美國，英國，．．．哦，中國！」W原是沒有預備，一時答不出來了。

「哼哼！：：：」她明白了，不覺冷笑起來。

「哼哼！」他也跟着冷笑。

她暗暗地忖度，「這樣一個蹩腳男子，決計不像是冬笋，也許是苦竹笋

，哼，苦竹笋配煨肉嗎？

倒霉！

借了債，白跑了許多路！……唉

，回去吧，回去吧！」

他也覺悟、悔恨了，深悔以前不該這樣冷酷地對待自己的妻子，他想，「世界上醜陋的女子多着呢，家裏的妻，雖然有點村俗、陳舊，然而面貌畢竟是很端正的，看看還不會討厭。——唉，回去吧，回去吧！」他便頹喪地說，「哼，這樣，我們再會吧！」

「好，再會！」她也淡淡地回了一句。

他出去了，她的一座美麗的花園，突然又圯毀了！

（這是友人白文君最近作成的一篇饒有趣味的小說。我特地向他借了來，算是替這本小說集子，作一種強有力的聲援罷！茗狂附識。）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鋒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山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加以賞鑑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談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羹，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人

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他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要，梁下，絳雪丹，入天台，白鶴，二

翻手。

湖 上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鍛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瓊靈，悼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袁老爹的悲觀。

幻 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是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四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證了有盪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筆是十分可貴。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爲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 N里萬歲！大阿福嫂瘦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四角戀愛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著者 趙 茗 狂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